



# 影视人类学概论

张江华 李德君  
陈景源 杨光海 庞涛 李桐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这个工作很有意义，拍这样的片子是  
对世界的贡献

——周恩来

# 目 录

前 言 .....	1
<b>第一章 影视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b>	<b>1</b>
第一节 影视人类学的学科定义 .....	1
第二节 学科定位及其与母体学科的关系 .....	12
第三节 影视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	19
<b>第二章 人类学片的特征和拍摄原则 .....</b>	<b>25</b>
第一节 什么是人类学片 .....	25
第二节 人类学片的特征和拍摄原则 .....	28
第三节 人类学片摄制与应用中的职业道德问题 .....	56
<b>第三章 人类学片的多元功能及分类 .....</b>	<b>69</b>
第一节 记录和保存人类文化 .....	69
第二节 研究价值和教育功能 .....	74
第三节 艺术价值和审美功能 .....	82
第四节 文化传递与交流功能 .....	86
第五节 人类学片的分类 .....	90



<b>第四章 国外影视人类学的形成和发展（上）</b> .....	95
第一节 人类学电影的萌芽 .....	96
第二节 人类学电影的孕育和诞生 .....	108
第三节 美国影视人类学的发展 .....	119
<b>第五章 国外影视人类学的形成和发展（下）</b> .....	135
第一节 德国影视人类学的发展 .....	136
第二节 法国的影视人类学 .....	149
第三节 日本的影视人类学 .....	163
第四节 国际影视人类学学术团体和电影节 .....	178
<b>第六章 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发展</b> .....	187
第一节 20世纪前半期的人类学电影拍摄实践 .....	187
第二节 新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兴起和初步发展 .....	195
第三节 80年代以来影视人类学的发展 .....	206
第四节 台湾省的影视人类学 .....	224
<b>第七章 新中国早期人类学片拍摄方法和部分影片</b>	
<b>拍摄情况</b> .....	235
第一节 拍摄方法简要介绍 .....	236
第二节 部分人类学片拍摄情况及内容简介 .....	246
<b>第八章 人类学片的拍摄与制作</b> .....	283
第一节 关于选题与选材 .....	284



第二节	复原拍摄与追踪拍摄 .....	296
第三节	本位视角与他位视角 .....	302
第四节	提纲编写与后期编辑 .....	309
第五节	声音、解说与字幕 .....	314
第六节	蒙太奇和长镜头在人类学片中的作用 .....	318
第七节	摄制组的组建 .....	323
<b>第九章</b>	<b>现代视听科技在影视人类学中的应用 .....</b>	<b>328</b>
第一节	视听技术与影视人类学表现方式的 多元化 .....	328
第二节	数字多媒体技术是影视人类学新的 表现方式 .....	336
第三节	数字多媒体技术在影视人类学中的应用 .....	340
<b>第十章</b>	<b>照相与影视人类学 .....</b>	<b>349</b>
第一节	早期照相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历史地位 .....	350
第二节	与电影电视并行并用的人类学照相 .....	353
第三节	照相在人类学研究中的独特价值 .....	356
第四节	人类学照片拍摄 .....	362
<b>参考书和文章目录 .....</b>		<b>365</b>

## 前 言

在 20 世纪将要过去，21 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候，《影视人类学概论》即将出版了。我们仅以此书作为 21 世纪到来的献礼！

在本世纪 50~60 年代，我国一批人类学工作者在完成对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全面调查的同时，还和电影工作者结合，对部分少数民族社会形态和传统文化进行了形象记录，摄制了一批很有价值的人类学片。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我国影视人类学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长足的进步。今天我们写作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力图对从 50 年代以来，我国影视人类学研究、教学和人类学片拍摄进行阶段性总结。

本世纪 70 年代初，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第 9 届大会，与会影视人类学家通过了《关于影视人类学的决议》，号召人类学家和影视人类学家拿起视、听设备，抢救记录人类因现代化的到来而即将消失的传统文化。自那时以来，人类学片的拍摄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多。但理论研究未能同步，在国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专著中，影视人类学著作屈指可数，且所涉及的资料多是区域性的，翻译成中文文本的更是寥若晨星，以致影视人类学理论研究落后于拍摄实践的需要，阻碍了学科的发展。

我国在 50~60 年代开始拍摄人类学片时，与国外同行缺乏学术交流，在国内，也主要囿于部分人类学家的狭小范围，影视人类学理论不可能进行系统研究。改革开放后，涉足人类学片和



有人类学内容的纪录片拍摄的单位和个人愈来愈多，与国外影视人类学界的学术交流也日渐频繁。但是，无论是我国对国外影视人类学的发展情况，还是国外对我国影视人类学的发展情况，都缺乏系统的了解。因此，让中外影视人类学者进一步沟通，系统介绍国内外影视人类学的发展状况，就显得紧迫而必要了。这是我们写作本书的又一个原因。

我们将影视人类学定位在人类学的范畴内，作为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但由于影视手段用于记录和表现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因此这一学科就成为人类学和影视学的结合体。影视人类学学科体系就是建立在二者的结合之上的。本书以我国影视人类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为依据，借鉴国外研究成果，试图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影视人类学学科体系。

我们于1996年组成课题组，开始筹备本书的写作。研究基础薄弱和资料欠缺是写作的最大困难。课题组成员知难而上，勇于拓荒，一方面从自己的拍摄、编辑、制作、研究和教学经验中进行总结，另一方面广泛搜集资料，借鉴国内外人类学片和其他纪录片的理论研究成果，观摩国内外优秀人类学片和包含人类学信息的纪录片，终于完成了本书的写作。本书内容包括影视人类学研究的任务，人类学片的特征、功能，国内外影视人类学的发展历史，人类学片的拍摄与制作，高科技在影视人类学中的应用和发展前景等几个方面。

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略加说明。一、由于影视人类学是一门新兴学科，许多问题尚无定论，有的观点不但在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就是在课题组内，对个别问题的认识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别，很难统一。我们采取将观点的不同之处明确指出来的办法，目的在于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共同来进一步探讨。二、影视人类学，也有人称作影视民族学，与此相应，人类学片，也有人称作民族学片。本书所说的人类学，只限于文化人类学，它与民族



学的内涵大体一致。我们之所以采用影视人类学和人类学片的称呼，是因为人类学内涵更广泛，它们在国内外学术界得到更多的认同。从影视学的角度看，可以把人类学片看作是纪录片中的一个片种，有学者称它为人类学纪录片或民族学纪录片，也是有道理的。不过，本书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观察这种片子的，影视被看成是一种记录手段，一种载体，记录的是人类学内容，故名人类学片。三、由于客观条件的局限，国外影视人类学的资料收集很不平衡，有的国家资料较多，有的国家资料较少，有的国家甚至没有资料；对国内各省区影视系统人类学片拍摄情况，课题组曾发函调查和派人到部分省区搜集，但未能实现普查，又缺乏香港、澳门两特别行政区的资料，因此本书内容难免挂一漏万。甚至原拟刊登一份中国获奖人类学片和有人类学内涵的纪录片目录，因搜集不全，亦未如愿。这些遗憾，只能在今后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中去补充、完善了。

本书虽然是我国第一本公开出版的影视人类学专著，但它只是对影视人类学理论的一个探索，为一家之言。希望它能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期待有更多的影视人类学工作者参与讨论，以推动我国影视人类学学科的发展。

本课题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组织，课题组成员有该所影视人类学研究室张江华研究员（课题组长）、陈景源副研究员、杨光海导演、庞涛助理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李德君教授；广西民族研究所李桐助理研究员。书稿的写作过程是：课题组集体拟出写作提纲，然后分工写作；张江华撰写：前言、第四、五章和第六章第四节，李德君撰写：第一、二、八章，陈景源撰写：第三章、第六章第一至三节，杨光海撰写：第七章，庞涛撰写：第九章，李桐撰写：第十章；写出初稿后，互相传阅，提出补充、修改意见，再写出二稿。有的章节交由李德君教授进行了整理、压缩。再由张江华和李德君对全部书稿通读并讨论修



改意见。最后由张江华对全稿进行了文字和体例的统一，部分章节在内容上进行了局部修改和补充。尽管做了这样的努力，仍难说圆满，祈盼读者指正。

本书从课题立项到写作全过程，始终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鼓励，又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在书稿完成后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补贴，体现了国家及有关学术领导和管理部门对影视人类学这门新兴学科的支持和重视。

在结项审稿中，承蒙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会长、中央电视台朱景和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民族大学杜荣坤、詹承绪、任一飞和马启成等民族历史和人类学教授对书稿进行审读并提出宝贵意见，对提高本书质量多有裨益。

出版时得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热情支持，责任编辑范广伟、潘小平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对于上述来自各方面对本课题的重视、支持、关心，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影视人类学概论》课题组

1999年10月

# 第一章 影视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一门学科的成熟，应当产生出它自己的词汇学，只有在这时，才能对它做出严密的体系性的阐述。影视人类学的实践活动早已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发展起来，它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目前还没有完全成熟的属于它自己的概念系统，由于理论研究的滞后，妨碍了它作为一门学科走向成熟。近 30 年来，影视人类学的实践活动，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理论与实践不相适应的问题显得更加突出，这个问题在我国看得尤其清楚。实践活动急切呼唤理论的关注，现在再没有理由把这种理论研究滞后的情形再继续下去了。本书试图就影视人类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讨论，讨论基本上使用人类学和影视学的现成术语来进行。

## 第一节 影视人类学的学科定义

什么是影视人类学？至今还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把影视人类学和人类学片在英语里的称呼介绍给大家。

在英语里，影视人类学的学科名称比较一致，叫做 Visual Anthropology，在西方国家中通用。visual 在英语中有“视觉的”、“看得见的”、“形象化的”等含义。Visual Anthropology 可以理解为“可视的人类学”，或者“形象化的人类学”。这个术语



的出现很晚，大约在 60 年代后期才问世，在我国使用则要更晚些。1985 年，当时担任国际影视人类学委员会主席的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埃森·巴列克西教授（Asen Balikci）应邀来我国访问，才把这个术语介绍过来，开始在一部分学者当中使用，直到 1988 年于晓刚等在《云南社会科学》发表《影视人类学的历史、现状及其理论框架》一文，才首次公开出现在刊物上。1989 年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翻译出版美国影视人类学家卡尔·海德（Karl G. Heider）的《Ethnographic Film》一书时，译者考虑到书中用了较多篇幅讨论理论问题，同时鉴于我国当时较少使用“人类学”这个术语，而“民族学”一词应用广泛，将书名译为“影视民族学”。这以后，影视人类学和影视民族学两个术语在我国大体上并行并用。近年来，“人类学”一词在我国的使用日益广泛起来。为便于学术交流，并与国际接轨，学术界已普遍采用“影视人类学”作为这门学科的名称，1995 年我国影视人类学者在中国民族学学会之下成立学会机构时，即使用了“中国民族学学会影视人类学分会”的称呼。

在英语里，人类学片有好几种不同的称呼。通常称为 Anthropologic Film（人类学片、人类学电影），或 Ethnologic Film（民族学片、民族学电影）。也有的把其中单纯记录某一民族文化现象，很少或不加任何解释和评论的片子称之为 Ethnographic Film（民族志片、民族志电影）。在我国，则把从 50 年代后期开始拍摄的一批记录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面貌的影片，叫做“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这些不同的称谓多少有些细微差异，但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大致可以相互兼容，主要在人类学界内部使用。至于在影视界眼中，大抵都把这类片子仅仅等同于一般纪录片，并没有赋与它们比一般纪录片更多的含义。附带说明一下，最早的人类学片是用电影手段拍摄的，人们称之为人类学电影；电视技术问世以后，人们又把用电视技术拍摄的人类学



片叫做人类学电视片。为了表述方便，本书不做这种区分，在多数情况下，笼统地称为人类学片，只在有必要时才加以具体区分。

影视人类学作为学科名称，和人类学片作为电影家族中一种独具特色影片的专用称谓，现在已经在世界范围内通行开来。但是，直至今日，学者们却似乎回避给出它的定义，即使给出定义，也往往比较宽泛，并不作严密界定。卡尔·海德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但一开始他就声明：“什么是影视民族学（原文为‘民族学电影’——引者注）？如果能用像标题一样的简洁短语作定义，当然再好不过了。然而，这种愿望与要求却往往令人感到不十分牢靠。”<sup>①</sup> 因此，他在进行了一番讨论之后，最终并没有正面作出回答，而是改换一个角度，提出一系列衡量标尺，用来测量和评价一部电影的民族学属性的程度或学术含量。这些标尺虽然很有见地，对于把民族学电影从影片的汪洋大海中筛选出来，并鉴别其民族学学术含量都有裨益，但是，它们过于繁杂，又缺乏必要的确定性，不易操作。美国影视人类学家保罗·霍金斯（Paul Hockings）对影视人类学有过一个表述，他说：“影视人类学是一个广泛的学科，包括人类学的各个方面，但中心还是民族学电影摄制，它涉及到民族文化。”<sup>②</sup> 这个表述包含了影视人类学的核心内容，却显得泛化，几乎要与人类学等同起来。其他还可以举出一些不同的说法，大抵都是如此，不再列举。总之，对于影视人类学，至今尚没有学界一致认可的权威定义，学科理论构架的完善更是有待时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从根本上讲，还是影视人类学这门学科发展不够充分的缘故。

① [美] 卡尔·海德著，田广、王红译：《影视民族学》，第22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② 1995年在云南大学的学术讲演。



科学和艺术是人类把握客观世界的两种不同途径和方式。从原则上讲，这两种方式互不相容，人类学属于科学范畴，影视属于艺术范畴，各有自己必须遵循的规范，有自己认识和干预客观世界的方法。而影视人类学却跨于这两者之间，把本来属于艺术范畴的影视手段用到了人类学研究的科学领域里，这使它一开始就面对一系列难题，前进的道路上布满艰辛。

当影视人类学开始萌芽的时候，人类学已经是一门发展得相当完备的学科，从理论到方法都形成了完整体系，而且学派林立。尽管很早就有人类学家倡导并实践了将电影手段用于人类学研究，但从总的情况来看，传统人类学的惯性，或者说它的保守倾向，使得传统人类学界在颇大程度上对影视手段介入自己的领地采取了不信任，甚至不容纳态度，有人甚至认为在人类学领域应用声像技术手段只会带来肤浅性、表面性的消极影响。琼·多米尼克·拉约奥克斯曾做过一个乐观的估计，认为许多人类学家已把电影当做表现人类学研究成果的一种新手段。但是这个估计与人类学的真实状况相去甚远，就连他自己也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出生的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们倾向于否认电影是一种‘严肃的’表现方法，基本不承认电影能够成为民族志资料的可靠源泉”。<sup>①</sup> 其实，不仅老一代如此，在后出生的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中，承认人类学记录影片科学价值并乐于使用它的人也并不多，虽然并不见有人公开出来否认影视人类学的作用。这个问题的解决，除了让人类学家从影视人类学的实践中受益而改变态度之外，本来应当指望得到来自影视人类学理论研究方面的支持。可惜，影视人类学的理论研究恰恰非常薄弱，这就在相当程度上阻滞了影视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健康成长，使得它

---

① 参见 [意] 保罗·基奥齐文，知寒译：《民族志电影的起源》，载《民族译丛》1991年第1期。



起步虽早，发展却很缓慢。

科学发展的一般经验告诉我们，一门新的学科，只要有一定实践活动作为基础，形成了自己特定的研究领域，也就是说只要有了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便会破土而出。影视人类学的实践活动，是人类学片的拍摄及其在研究领域和其他方面的应用，这个基础应当说早已建立起来了。人类学片摄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电影的历史一般长。从那以后，尽管一直都有不少人类学者不赞成影视技术介入自己的领域，但在许多有志于突破传统，进行新的创造的人类学家和电影界人士或独自、或协同努力下，人类学研究还是逐步引进了影视技术手段。于是，人类学领域产生了有别于传统的新的研究方式，电影领域产生了有别于一般纪录片的新的片种，从而创造了人类学研究和影视片拍摄的新鲜经验，也提出了大量新的问题。这样，一方新的领地便摆到了人们的面前。这方新的领地处于人类学与影视学的交叉地段，既与普通人类学和一般影视学有密切联系，又不等同于它们。按说，特定的研究领域已经开辟出来，影视人类学就应当建立起来了。然而，事情却并不如此简单。

实际上，一门新的学科，并不可能仅仅因为有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和仅仅有单纯实践活动便真正确立起来。“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sup>①</sup>乍读起来，这段话好象仅在说明什么是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其实，它所阐明的是一门学科之所以能够确立的两个最基本要素：第一，是要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第二，还要有对于这个对象的研究。这就是说，一门新学科要真正确立起来，除了要有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以外，还必须要有针对这个对象所进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84页，人民出版社，1966。



行的一定广度和一定深度的研究，有自己的理论建树。实践活动与理论研究，是一门新学科得以确立的必不可少的两个要素，理论研究以实践活动为基础，反过来又指导实践活动，两者相互依存，相互推动，促成一门学科的形成和发展，没有自己理论体系的学科是不可想象的。遗憾的是，影视人类学在理论研究方面却没有及时为它的实践提供必要的支持，而且无论是人类学片的摄制者，还是理论工作者，在很长时间里对此竟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大量新鲜经验未能上升为理论，大量新问题也未得到理论阐释。直到60年代末期以前，不但没有出现系统的影视人类学理论著述，就连人类学片摄制的经验性材料也所见不多。这是使得影视人类学虽然在实践方面已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却长期未能在学术领域真正确立起作为独立学科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状况与人类学片拍摄已有近百来年的历史比较起来，实在是一件很不相称的事。

另外，电影毕竟是建立在技术手段基础上的，对技术设施有不可分离的依赖性，不用说拍片，就是看片，也要有必要的技术保证，把它用于人类学田野工作，比起一般电影摄制来难度又更大些。在电影技术尚不普及的年代，绝大多数人类学家都没有条件使用它，或者使用起来很麻烦，远不如运用传统研究手段方便。技术上的这种制约性，也是阻碍影视人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样，从人类学片的最初出现算起，人类学片拍摄和影视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差不多在不景气的境遇中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除了少数几个国家之外，在许多国家影视人类学的境遇都不太好。

最近20~30年，影视人类学的境遇才有了比较显著的变化。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世界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社会经济文化急速变革，社会面貌和文化面貌日新月异，大量传统文化



形式来不及保存下来，更来不及仔细研究，转眼便消失在历史洪流之中。文化的消失具有不可复得的特征，人们急切地感到，如果不采取措施使之得以保存，人类将失去大批宝贵财富，损害历史文化面貌的多样性，造成文化史的断裂，对发展新文化也十分不利。这种情形尤其引起了人类学家的注意。早期西方发达国家的人类学家，不少人在殖民政策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下，主要把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自己国家属地的不发达民族身上。而现在，当他们从殖民主义的阴影中走出来的时候，却惊人地发现，不仅殖民地民族原有文化由于殖民者文化的冲击在迅速改观，在消亡，就是在自己身边，在全球范围内，传统文化的改变乃至消失，也都在加速。第三世界的人类学家，对把本土传统文化保存在消失之前，更是深感责任重大。职业责任感使得广大人类学家坐卧不宁，纷纷发出“抢救”呼吁，一时间“抢救”的呼声在世界许多地方几乎同时响了起来。这种紧迫的形势给影视人类学带来了发展转机。因为形势紧迫，时不我待，许多从前不关注，甚至不愿意使用影视手段于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也注意到了影视手段具有许多为传统研究手段所不具备的长处：它能够在比传统的笔录方式短得多的时间内收集到比笔录多得多的原始资料，而且这样的资料生动、形象，真实可信，并且可以重复放映，反复观察研究。传统研究手段虽然也包括实物收集与保存，但主要是诉诸文字，难以真切细致地保存文化事象鲜活生动的本原形态。这种由事实本身显示出来的结论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中看到，单纯使用传统手段来进行人类学研究已经不够了，不仅难以适应“抢救”任务所希望达到的高效率，也已满足不了今天的人们渴望形象地见识千姿百态文化面貌的要求，把电影电视这种现代化手段与传统手段结合起来，对于人类学研究大有补益，事在必行。于是，眼光投向影视手段，关心和使用影视手段来进行人类学研究的学者日渐增多起来。在同一时期，影视